

灣的牛眺變遷

宋澤萊 著



□ 宋澤萊 著

變遷的牛眺灣

• 遠景叢刊之
137 •

變遷的牛朥灣

遠景叢刊 137

著者	宋	澤	榮
發行者	鄧	維	楨
出版者	遠	景	出版社
	台北郵局 36-575 號信箱		
	郵撥：1 0 2 2 2 1		
發行者	遠	景	出版社
	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-2 號		
	電話：7 1 1 - 7 8 7 1		
門市部	中	國	書城
	台北市成都路一號		
印刷所	優	文	印刷廠
	台北市興寧街 24 - 9 號		
裝訂所	日	興	裝訂公司
定價	新台幣 50 元 港幣 ● 元		
初版	中華民國 68 年 6 月	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○、牛眺灣簡史

這本書是寫一個牛眺灣居民李寅家庭的變遷的故事的，所以我先要把牛眺灣的簡單歷史講一遍，至於更詳細情形，讀者可以在故事的發展中隨時檢取。

你若是一個愛旅行的人便好了，如今時代進步，很多人總酷愛著到處旅行，部份的人登山了，部份的人下海，旅行的目的是爲著避世和休息。但若有一天，你的良心發現了，覺得逃避在高山深海是不應該的，覺得應該看看勞動的世界，那麼便請你從中央山脈向西，依循著濁水溪走，最後一定會過到一條支流「西螺溪」，這條溪灌溉一部份的嘉南平原，橫生了許多的溝渠，當中有一條「八張犁河」，繞過了許多的村莊，在下游，這條河打了一個結，沖積了一塊平地，許多的村子錯落在這裡，牛眺灣村也在這裡。

牛眺灣還算是一個美麗的地方吧。村裡頭種遍了蒼翠的竹子和楊柳，村野的亞熱帶草林又寬又廣。茅屋或甌瓦房適切地隱匿在植物的蔭影中。這是草木的世界，

燈籠花，蓮蕉紅、鷄冠花……到處可見。

牛眺灣雖然漂亮，但這裡的人却是鄙陋的，他們住在或新或舊的平房裡，瘡癩生在他們的頭腳上。

談起牛眺灣的歷史是不得久遠的，清朝晚期這裡來了一批姓程的耕民，他們選定這樣的地方，開始著拓殖的事業，而後，程姓便成爲牛眺灣的元始大姓，和著其他的小簇耕民勞動在這裡，變成一個以地主和佃農爲經濟關係的村莊了。一八九五年，日本人來了，在殖民體制下，這個牛眺灣生產起副熱帶的經濟作物——蔗糖。

當時的牛眺灣的住民可以分爲三種，一類是程姓的地主，因爲他們最早的開發而擁有許多的土地，生活大致是很好的，比如這些地主都有幾個妻妾，每天都吃蹄膀麵線，倒出的洗米水還有許多的白米，白銀一甕甕的藏在床底下，大家都盼望來生能做程姓的子弟。一類是替地主耕種的佃農，他們寄生在有錢的程姓家族的土地，隨便蓋個房屋就住下了，小孩一生下來，便是小傭工，他們的數量最多，做的工作類如挑糞、挖土、搬運、插秧、種甘蔗、施肥……等，他們曲弓著背，認命地存活，一如荒野叢生的賤草。另一類便是乞丐，他們是無依的人，聚在破竹籬，荒廢的古厝裡俯仰著，白天便到牛眺灣或附近的鄉村去乞討。這三種人寂靜地生存在這

個世界的一角。不久，太平洋的戰爭爆發了，牛眺灣的人便餓得慌了。糧食都徵到戰場上，村莊的人有了飢饉。尤其是佃農，都喝著豆子煮著諸的水，蹲在屋簷下，看著天空，敲著碗，他們太窮了，衣服都要縫縫補補，穿過一年又一年。

終於，太平洋戰爭結束了，牛眺灣的鄉縣便傳來消息，說祖國到臺灣了，許多的鞭炮便吊在防空洞前。劈哩啪啦中便是來了許多從未見過的穿草鞋和背鍋碗的扛槍軍人。臺灣光復了！是的，臺灣光復了！灰頭土臉的牛眺灣的人從田裡抬起頭來，便又聽到要實行三七五減租，耕者有其田，佃農便從地主的手中分配得來一些的土地。翻身了咧！翻身了咧！傭工們張開嚼檳榔的嘴巴，快活地叫著。他們果然變成了自耕農，便要努力來耕地了。那時的日子雖然仍是苦的，但大家覺得種田實在是神聖的，大家都是田地的主人，他們像牛馬般勞動在大地，喊著：努力掘地呵！努力掘地！努力掘出黃金呵！然而，二十幾年過了，農村却一點都沒見到黃金。牛眺灣的人又聽說一個奇怪的消息。他們聽說城裡與一種工業，據說很可以賺一筆錢。有一兩個人去到城裡，回來時都穿了西裝，抹著油頭。牛眺灣的人便把子弟送出牛眺灣了，他們不問出外好不好，只要離開自己的家園就是對的，即使是把身體靈魂摧毀了也不在乎，因為他們的耕種發生問題。農具漲價而米價下跌。現在牛眺灣

的人終於把種田當成羞恥的了！

一、李寅的老伙伴——村長程暖

一九六八年，春，牛眺灣的村長，已經年滿六十的程暖在他的田裡施肥。早春的天空飛躍著許多的雀鳥，被犁翻過來的土地含帶著甦醒的氣息，露珠掛在新綠的路樹上，青草一齊從日梗上偷偷地爬上來。

這個姓程的村長，是程姓開發牛眺灣的第五代子弟。他的曾祖在日據時代做過保正，舉家樂善好施。耕者有其田後，他的土地發放給佃農，一時間便成了自耕農，但却無損於程家的聲名。從五歲起，他便學會拔草，晒穀，三十歲被選為村長，一直在田裡翻滾了五、六十年，現在身體羸弱了，有了肝病，雙腳暴出綠色的筋脈。

程姓人的祖先為牛眺灣做過的事不少。例如在程暖的曾祖時，在別的鄉縣爆發了霧社事件，番民退守內山去防守，程家出錢賄賂日本官方，免去許多牛眺灣壯丁

的征役，太平洋戰爭時，他的父親拿錢協助青年，逃亡他鄉，避去役責。當村子的人問他爲什麼要幹這種冒險的事時，程暖的父親——一個寬面，巨耳、滿臉正氣的人說：

「唉，大家相互來扶持，牛眺灣都是一家人啊！」

程暖的祖先是在歷史上使得牛眺灣有共同村落意識的人。

這天，程暖在田裡拼死地趕牛耙草，一如所有的農人一樣，他可以餓著肚皮，但一聞到泥土的芳香時，便精神抖擻，拼命做活。

早春的陽光照遍了萬物，看起來一切美好。程暖宛如一個受了戰神感召的勇士，揮起了他的牛鞭，無端地奮勇向前。但一會兒，速度忽然慢下來了，他揮牛鞭的手失去準確性，脚也不聽使喚，最後整個人扒在耙上，像一條死狗一般，被那頭牛拖出去幾十步，摔落在一堆稻草梗上。鄰近的耕友看了，紛紛地回來觀看，便發現程暖的臉色蒼白，張著死魚一般的黃瞳子，肚子漲大得像氣球。

近午，他被人從醫院抬回到家裡，稍稍能够講話，鄰居和兒媳便雜沓在他的病床前，可憐的這個村長的臥房也沒多講究。他的臥房便是他的辦公室，一間像土洞般的矮磚室，壁上吊著幾件寬鬆的髒衣服，壁角堆滿了鋤頭、畚箕和犁耙，平常爲

公事而來的人，程暖便請他坐在床上、盤腿、抽菸、喝茶。他的「辦公桌」實質上便是一張「辦公床」。

鄰居看到程暖病入膏肓，便同情地說起來。

「我看一定是疲勞過度了，要休息一下才好。」一個糟亂頭髮，眯著駝眼的年輕人說。

「不那麼簡單，我看要好起來很難。」一個瘦子把眉頭繃深了，異常悲觀地說。

程暖的兒媳們看到自己父親變了人樣，在床邊不免暗自哭泣起來。

「你們不用吵鬧。」忽然程暖翻一個身子，用著側臉對著大家說：「你們不用來看我，無恙吧。你們全都走開，去叫各鄰鄰長和媽祖廟的那批朋友來，愈快愈好。」

說著，他勉力地爬起來，兩眼昏花地到床底去搜他的一包檳榔，這羣人看到程暖還能說話和行動，便不敢違拗地離開了。

半個小時後，昏暗著光線的小軋屋裡，便坐了一批年近半百上下的老人家。這些人半數都是各鄰鄰長，大家都是自幼就和程暖一起在田裡打滾的同伴，於今他們

老了，像一棵樹的成長，立地不動的在那裡，隨著時光的流逝，葉枯葉綠，終而變成一片朽老了。

「水波兄，你來。」程暖掙扎地把身子靠在牆壁上，指著第一鄰的鄰長說：「我抽屜裡有一包菸，你幫我敬各位老兄弟吧。」

「哦。」被說的鄰長應了一聲，便尋了香菸，把它發了。但是大家看著程暖的病樣，不忍點火。

「抽菸吧，抽菸吧。」程暖一面先劃了火柴，說：「我們聚了幾十年了，真捨不得和大家分離。」

這些老兄一聽，都變了臉色，抽菸的手有點發抖。

「程暖兄，你的情形還好呀。」一個媽祖廟的友好說：「不要這樣來嚇唬大家啊。你們看看，程老的身體很好呢。」

那個老友伴說著，轉過臉來徵詢老弟兄。大家相覷一會兒，有的便點頭來首肯，但有些不忍心的人便把頭轉到一邊去。

「你們用不著安慰我。」程暖搖搖頭，氣喘吁吁地說：「我要大家在這裡聚一聚，實在只想講一句真實的話，我想說一句幾年來大家都不敢相互勸解的話，說了

這句話我才甘心。」

「哦。」大家聽了，又把臉轉過來。

「我要勸大家不要再指望後代耕田了。」程暖說：「我們的後代絕不能讓他們像這樣。」

「唉，這問題何必說呢？」一個鄰長搖著他磨破的手。

「是要說的。」程暖說：「其實我們都在欺瞞自己，現在我們種的田都是賠錢的，但我們還想勉力地想在地上掘黃金。早在幾年前離開這個牛眺灣的。」

「不要說喪志話吧。」大家都站起來，圍著他，勸告著他。

「我不喪志。」程暖連連氣喘，說：「我種的田比你們多，一甲多的地，但我一年只淨賺一萬八千元，又要繳稅。你們也好不到那裡。我不要你們有我的下場，應當想法子離開牛眺灣啊。」

「唉，是呀。」大家爭相地來安慰：「現在大家都在想法子，其實你也可以走的。」

「走不了了。」程暖揮舞著他泥污的手，說：「就是因為走不了，才要勸告你們。」

「哦，走不了？」

「因為我患的病是肝癌啊！」

「嚇！」

大家嚇一跳，便坐回原來的地方，不說話了。

「抽菸，抽菸。」程暖垂著頭，說：「這恐怕是我最後的忠言了。」

程暖說罷，大家領略到程暖說的是遺言。

「程暖兄。」忽然一個身裁瘦峭高大的老人站起來，他的頭髮半白，面頰削瘦，皮膚黝黑，這人是李寅，他用著巨大的粗礪的手掌來握著程暖的手臂說：「你不能就這樣的去啊。我們還能活下去的，全村的土地都要靠我們繼續耕下去啊。」

「你不能死呀！」大家激動地大叫起來。

二、李寅的媳婦——吳娥之一

牛眺灣的莊腰，有一條十字路，分別通向北面的八張犁和七支鐮莊。在平時，

這個莊腰便形成一個交通的小要站。在這裡，興了幾家的雜貨店和飲食攤。

夜裡，牛眺灣戶戶的燈火都亮了，在莊腰尤其顯耀。

有一家賣著粽子和肉圓的村店，一個年輕的女子正在忙著。她看來漂亮，有烏黑披肩的一頭長髮，健碩而看起來却秀美的身子，眼睛大而額頭寬。但仔細的一瞧。便會發現她的頭髮有些散亂，雙手雙腳都很粗礪，仿若是做過很多的事，也走過很多的路。她的眉宇和額頭都長了一些和她實際年齡不相稱的皺紋，她叫吳娥。這個女子從那裡來的呢？

一九四七年，在離開牛眺灣數百里之遙的南部海邊，一個亮潔著南方陽光的夏日，一個窮苦的漁家，生了一個女孩。這個女孩已是第七個孩子。

在一個酷熱的下午，一個母親提著一個包袱，來到了恒春的古老的街道。她好像已行走了很遠的路，便在一群人羣來來往往的小檳榔林坐下來，一會兒，她離開了，却沒有提走她的包袱。在近晚的時候，一對勞累的農人夫婦來到這片樹下休息。口裡嚼著檳榔的丈夫聽到一種嬰孩的哭啼聲，於是這對夫婦好奇地到處找尋，最後發現這個包袱。他們打開來看，裡面有一個女嬰、一瓶開水、一包糕餅，還有一張用日文寫成的紙條。這對文盲的夫婦央人把紙條的內容唸了，那上面寫著：

仁慈的善心賢士：

我是苦命的人啦，因為生下太多的小孩無力撫養，這個女孩是多麼可愛呀，我們流了太多的眼淚才把她送到這裡，乞求她能遇到一個好人家，和這個好心的人家過一個快樂的人生。她叫丁娥。已經有五個月大了。

一個苦命的漁家

這對農家夫婦，幾經商量，雖然他們也有兩個孩子，但那個父親說：

「收養她吧！」

於是把丁娥改成吳娥，便是跟了這個農人家的姓。

剛開始，農家人很辛勤來照顧這個女嬰，但是幾年後，農家人又生了許多的小孩，當吳娥小學尚未畢業，已變成了一個打雜的苦役。特別是她的養母極其凌虐著她。她在家裡做著日復一日的苦工。

一九五七年，整個臺島籠罩著不幸的飢餓，由於二次大戰的創傷未復，民生極其困頓，所有農家都想法要在有限資源的土地上存活下去。這年冬天，第二期稻作收完，正是農閒期間，農民在稻田種了蕃薯。在恒春郊外的一片農田裡，冬天的寒意逼人。一個遼闊土地的舊地主正用犁耕收著蕃薯，後頭跟著工作的人，再後頭跟

著幾個小孩，他們勤奮地檢取耕主收拾乾淨的蕃薯。

一個女孩緊盯著耕主豐碩飽滿的布袋，最後她趁著大家不注意的時候，偷偷的從布袋裡拿一個蕃薯放在她的籃子裡。

「賊！」立刻有人喊了起來。

「不怕死的畜生！」耕主罵著。立刻走過來，站在這個飽受驚嚇的女孩前，一把搶過了她的所有的收穫，伸出巨大的手，提高她的衣領，把她綁在樹上。許多的人都圍過來罵她、打她。

最後她被人從樹上解下來，發現這個小孩昏迷過去了，腳和手都受了傷。這個小女孩就是吳娥，那時她剛滿十歲。

一九六二年，吳娥已經成長到可以到各地去割稻的年齡了。她和村莊的人可以巡迴的到各地去插秧、種稻。十五歲的年齡已懂得美麗的意義，但她的臉龐被陽光晒黑了肢體也被冷水所浸破。這一年，一個晚上，他的養父因為無力繳交孩子的讀書費，把吳娥的一點微薄的脂粉錢和她的美麗的頭髮上的金飾給變賣了，她倒在自己的床上哭了整個夜晚。

一九六三年，有一羣從北部回來的玩伴，到了吳娥的家，告訴她北部地方的情

形，她便覺得應該離開家鄉了。她犬儒式地走到劈柴的父親的身邊，瑟瑟的說：

「我想到北部去。」

「去北部？嗯。」他的養父用著愚昏的眼光看著她說：「不行，妳還是留在家裡。我已叫人替妳說媒，十萬元，對方說十萬元要給我們，是一筆大款項哪！」

吳娥一聽，當夜便離開了吳家。和著她的朋友離開了恒春的小農家，去到北部的都市，那是深秋的天氣，吳娥只穿著一套農作服。

在北部，我們特別要提到的一件事是在一九六〇年以前，這個盆地就具備一些由日據時期遺留下來的工業潛能，直到這年間，外國人便在這裡建立了許多的小工場，諸如電器、塑膠、合板。在市郊，吸引著許多來自鄉下的勞工。

一九六六年，在新店附近，一個低矮的山脈附近，有一座很小的外資工廠。一日的黃昏，許多穿著工作服的女工從電子零件的工作室走出來，一個男領班帶著四個女工走出來。這個領班叫紀又傑，有一張寬濶的臉和柔順徬徨的眼神，很多的女工都喜歡他。這四個女工，一個叫羅碧鈴，是來自苗栗的刻苦的農家，一個叫郭妙女是梧棲的漁家女，一個叫林靜吉是彰化的雜貨店子女，另外的一個便是吳娥。經過了一陣的流浪，她替人煮飯、打雜、看顧小孩，現在終於流落到這裡。她們困

苦互助，租了一家月租五百元的房子。平常做完工便在路邊的小飲食攤吃飯。這個紀又傑是一個專科的畢業生，年滿二十，他最先發現這四個女子是賢慧而樸實的，便常找她們說話。這四個女子也發現了在許多的男工中，只有紀又傑是善良而富於同情心的，只是他的個性太過於怯弱罷了。

他們吃過飯，趁著加班還沒開始以前，坐在面對著新店溪的一個小橋墩上，看著這一地帶由外國人所營建的整潔、吐著黑煙的、生鮮而粗糙的城市，他們儘情的談著，忘掉人間的苦楚。

等到他們站起來離開的時候，吳娥發現她的衣服口袋裡有一張紙條，它說：

吳娥：

下班後我想和妳單獨相處，我現在覺得不能沒有妳了。

紀又傑

在工廠裡做工，薪水一個月一千五百元。女工的工作固定在裝卸零件上面。正式上班八小時，晚上加班三小時。但是，住在這裡的四個女工沒有偷懶過。他們像住在鄉下時一樣的勤勞。他們也不會寂寞，因為刻苦的日子使他們懂得相互扶持。每隔一段日子，便要把薪水寄回家去。艱苦的生活使他們把希望凝聚在一個定點，